

## 百年名校「培正」註冊權回歸在望

# 通 報

廣州市培正中學於2002年6月4日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要求撤銷廣東培正學院第1475419號「培正PEI ZHENG及圖形」註冊的申請。經過穗港澳三地培正母校團結一致的不懈努力、艱苦工作，加上校友們的全力協助，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支持，歷時五年，近日商標評審委員會組成的合議組依法進行了審理，現審理終結，廣州培正中學已收到裁定書。

審理結果認為：被申請人(廣東培正學院)註冊爭議商標的行為已構成《商標法》第三十一條所指的「以不正當手段搶先註冊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行為，申請人(培正中學)撤銷理由成立。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一條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商標評審委員會裁定如下：

被申請人(廣東培正學院)第1475419號「培正PEI ZHENG及圖形」商標予以撤銷。

以上裁定通告廣大培正師生、校友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並向一直以來關心、支持培正母校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謝！

另外香港方面校方提出控訴梁尚立影射培正校名案件經已進入開審排期階段，希望能在2008年底前順利完成審判。

培正註冊權回歸工作委員會

2007年9月3日

# 雷禮和會長曾家石幹事拜訪黃文輝黃汝光前校監及 晏務理前副院長獲提供珍貴培正史料

雷禮和會長與浸聯會教育部總幹事曾家石先生，於五月期間，前往美加拜訪原香港培正校監黃汝光學長(1927-1910毓社)和林思齊學長(1910毓社)等人，就1957年香港浸聯會受香港培正中學校董會之委託，代管香港培正中學校及小學一事查詢瞭解，林思齊學長年近九旬，春間跌斷胸骨，正在療養；黃汝光學長年近百齡，一向立場鮮明支持母校校名回歸，他倆是當年代表浸聯會及培正校董會洽商八位代表之其中兩位，另一位是九十高齡之前浸會學院首任副院長Mr. M. Anderson 晏務理先生，他也居於羅省，對培正校名事件一直關懷故他也樂意提供當年洽商托管情況。黃汝光學長和晏務理副院長的憶敘文件內容屬培正珍貴史實資料，使後世培正人對浸聯會被委託管培正的前因後果得以瞭解。

此次美加之行並順道與兩地校友會面，報導了培正校名事件的最新發展情況，並更蒙溫哥華章子惠、洛杉磯黃文輝、何法賢、吳秉銳、蔡敏儀夫婦諸學長在各方面安排協助。



憶舊友·恩師

# 懷念永遠快樂的林天蔚老師

陳力行

林老師走了，說真的，我不是林老師的入室弟子，上課的時間也才不過一年，本來是應該沒有甚麼可寫的。儘管只是短短一年的時間，卻有很多難忘的回憶。

清清楚楚記得第一堂課，林老師是這樣介紹自己的。「我姓林，叫天蔚。天是蔚藍色的天，蔚是蔚藍色的蔚」，還寫在黑板上。接著說下去：「人人都叫我做矮林，其實晏嬰和拿破侖的身材和我的都是差不多一樣」。眾生大笑之餘，一下子就

把師生的距離拉近了。好些老師終其一生也無法做到這點，但林老師數秒鐘內就做到了。這給我一個做教師的啟示，如果不幸給學生安了一些「花名」，千萬不要板臉發怒，只要沒有侮辱性，揀一個好的，立刻接收下去，終生「受用」，保證師生關係融洽。

五零年代的香港培正，讀書壓力很大。每年兩個學期，每學期考試三次（頭二次稱段考，第三次稱期考，成績加權不同，全年合共六次）。不要以為上學期很輕鬆，上學期考後，符合學期成績不及格的（低於60分）達六單位的（連帶科升級合計），便要出校（中、英、數每科作兩個單位計，其他科目作一單位計）。如上學期不及格科目少於六單位，可帶科進讀下學期。下學期大考後，上下學期合計不及格達九單位的，也要出校。幸運的，不及格科少於九個單位，可以參加補考。如果補考後不及格科目不足四單位，可以帶科升級，否則一樣要出校。

除非讀書本領像王世榮、崔琦和蕭蔭堂等那樣出眾，不要以為個個讀書毫無壓力。剛做了上一段優異生的，令人好生羨慕，下一段考即出現紅字，淚灑當堂之餘，便要別人同情安慰了，真是天堂與地獄！考試壓力主要來自理科和英文。雖然高中分文理組，但只用數學科來分，其他科目程度、進度一樣。理組數學每週六堂，文組每週只四堂。以高一理組為例，上學期學完幾何，一學期授完，同

一本教科書英文中學由中二讀到中五，他們會考的幾何考試範圍就是這麼多。培正高一另授李氏代數，再加三角，而下學期幾何轉讀摩登幾何，功課有時一晚就給數十條習作，顧得清功課時便無法預習課本。生物每週六節，每周實驗課兩堂，授課四堂，光是查生字（理科教科書和實驗都是英文本），便耗去大部份時間，但是考起試來，有時每班只有幾個人及格，可謂慘不忍睹。英文每週八至九節，份量不可謂不重。所以很多時，好些同學遊學去了，這是出校轉學的美稱。

說了那麼題外話，別以為離題萬丈了。聽過沙漠綠洲嗎？中史課就是了。在眾多學習壓力下，到上史課時，林老師簡直像在表演棟篤笑。流暢的內容，抑揚的聲調，風趣的口吻，抵死的笑話，令人樂不可支，總嫌下課得太快（5分鐘哩）。一課之餘，只好引領期待下一節歡樂的到來。林老師上課儘管歡笑聲不斷，但堂上秩序出奇的好，這才可以令人聽得入神，牢記要點，這歸功他的的技巧到家，加上控制得宜，備課充足，不然悶死人啦。記得有一次上課，當講及漢武帝「金屋藏嬌」或太平天國「洪宣嬌」時（記性模糊），有位同學不知是否轉頭談話，給林老師發覺了。林老師突然大叫一聲「阿嬌」，連叫帶指，直指那位同學，全班目光突然集中在那位同學身上，他回過頭來，好生不好意思，自然全班也帶著輕輕的微笑，陪著那位同學一同愉快地繼續上課。林老師一聲輕責也沒有，便將犯規同學的壞習慣修正過來，是否有過人之處呢？

在培正從來不曾聽過有人要補考中史的（或者筆者孤陋寡聞），學生會自動將這科唸好，所以這樣的學習該算是愉快學習吧。記得年前有位教統局高官勸學生改正學習態度時說：「求學不是求分數！」大力提倡「愉快學習」。但比起林老師來，似乎晚了半個世紀。

## 悼念畢漪汶學長

(1944 昭社)

東南學校校長、東南學校教育促進會理事長、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監事長、第二屆澳門特別行政區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花都同鄉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永遠會長、前澳門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前廣東第八屆人大代表畢漪汶女士不幸於公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凌晨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二歲。

畢漪汶一九二四年出生於澳門名門望族，一九四九年從廣州嶺南大學園林專業畢業返澳，沒有留戀舒適豪華的家庭生活，毅然選擇了辦學救民的道路，接辦澳門東南學校，投身教育事業，至今已逾五十六載。

在漫長的辦學歷程中，她堅定不移地秉承愛國、愛澳、愛校的辦學理念，教育學生誠信、守紀、孝順、勤學；鼓勵學子讀書求學、進取成才。對社會參與，扶弱濟貧、慷慨

解囊，對貧窮學生提供讀書的機會；對學校，她全情投入，無私奉獻、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對教師，她滿腔熱情、關懷備至、體貼入微，深得老師們的愛戴。

畢漪汶在中華教育會服務也逾五十六年，歷任聯絡員、組織部長，並曾任理事十二年，貢獻良多。她以寬容仁慈的愛心，高貴典雅的氣質，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和德高望重的社會影響力，關愛同仁、關心教師，為提高澳門教師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積極奔走呼籲；她獻身教育、造福社會，把傾注畢生心血而創立的東南私立學校無償捐獻予「澳門東南學校教育促進會」法人團體。此等義舉，深得澳門各界高度評價。

畢漪汶關心社會、服務民眾，貢獻良多，今一旦溘然辭世，社會各界同表悼惜。

(節錄自澳門日報)

# 深痛哀悼趙連同學



趙連為香港培正一九五五年級忠社同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在多倫多因汽車意外身亡。今午我得接兩通多倫多的電話，証實噩訊，悲痛莫名。

我和趙連相識自一九五二年，同念高一真班，至高二、三同級不同班，仍時有往來。後回到台灣大學升學，同在化工系直至畢業。培正同學在台大人多聲勢很大，自成一國。忠社同學分住宿舍幾個房間，讀書遊樂都連群結隊，那四年真是人生最愉快的時光。他善於繪工程圖，我較長於數學及記憶內容，經常互相切磋，互補長短。

了症，擾攘經月。對於同學們此番情誼，他常存感激，憶舊時常提及。

畢業回港，他在母校任教化學。一九六七年恆社一級會考化學16優、69良，僅次於當年我們忠社12優（全港只16優）99良，他常以此在張啟滇老師面前「沙塵」一番。後獲校方提升為事務主任，至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移民多倫多。

他給人的印象最深的是大情大性，常見他哈哈大笑，高談闊論，十分樂觀滿足；對同學非常友善親切，很重友情，尤其中學同學的友情。同學間的事務，都樂意參加和盡力幫助。同學有病患，他四出探問良醫良藥，以為解困；同學康復了，他急以電郵告慰於天下。此足見他的感情至真至誠。

他自己身體也多毛病。近年心臟不妥。2002年做心臟大手術，原診醫生不敢下手，要另求高明，可知嚴重程度，幸吉人天相，逃過大難。隔不多日，忠社在多倫多慶47週年，他不辭勞苦，多所協助。歡宴數小時，全程參與談笑敘

舊。2004年5月忠社在溫哥華舉行金禧前奏，他也橫跨加國飛來參加（這是我最後一次與其會面）。2005年7月他和另外幾位同學籌辦了忠社金禧美加敘會，十分成功，參加者六十多人，可見其魄力，熱心和人緣。2005年11月金禧香港之敘，近日紐約的創社六十年敘會，他卻因不能購得旅行醫療保險，聽從同學的勸告，沒有參加。不意竟因意外去世，他當後悔為何不冒險再歡敘一番。

不得不提他熱愛母校，急公好義，而且疾惡如仇。他曾出錢出力倡立了幾個獎助學金，對母校之校名被搶註冊十分氣憤，無論是聯署支持，或是籌款資助他都一馬當先。去年溫哥華同學會成立永久會員基金，他雖非居此地，亦樂助成為榮譽永久會員，還另捐助通訊費，惟一要求是每期通訊都請寄去一份。

近年他常常打長途電話來問聊，往事近聞，東拉西扯，無所不談。今已矣，音容宛在，斯人已遠逝。執筆淚盈……

林錫衡寫於溫哥華  
2007年6月7日



趙連(左一)攝於多倫多同學大會上



趙連(右二)與各忠社社友祝酒

## 趙連駕車心臟病發撞柏文 住戶聞巨響 可惜救出不治

【2007年6月8日明報專訊】一輛銀色四驅車途經士嘉堡雪柏東路(Sheppard Ave. E.)夾堅尼地路(Kennedy Rd.)時，70歲的華裔男司機趙連懷疑突然心臟病發，令四驅車失控，越過對面線，再剷上西南角一座柏文大廈地下一個單位內。當救護員到場時，男司機已沒有生命跡象，而被四驅車猛撼的柏文單位內則無人受傷。

按：(趙連)昨早10時半左右，獨自駕着銀色四驅車沿雪柏東路西行，當駕過米蘭路(Midland Ave.)後，司機

突然心臟病發，令汽車失控，橫越堅尼地路東行線後，再剷上行人路及草地，再撞入雪柏東路3875號一座約12層高的柏文大廈。居住在該座柏文大廈2樓的華裔老婦表示，意外發生時，他們正在屋內睡覺，矇矓間聽到隆隆巨響，於是探頭出窗外察看，便看見一部汽車撞牆，而救護員將一名肥胖的男子從車廂內救出，只見他軟軟地攤在地上，好像已全無知覺。

多倫多消防局分區總長庫珀(Rick Cooper)表示，當救護車趕至時，司機已全無生命跡象。而事發時，被汽車猛撞的柏文單位109室內則無人受傷。

事發後，柏文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即電召建築工程師到場視察，決定大廈是否有即時危險。而警方及消防員為安全起見，亦要求109室上對上一層的單位住戶即時撤離。



# 甄沾記三代 與培正的關係



甄國基(仁68)遺照

## 前序

在去年培正同學日前後期間，皓社離校四十年紀念兩次聚宴上，國基兄伉儷均有參加，他除了身傍有一拐杖外，精神及臉容表面看來無甚大的異樣；但當一坐下他身傍聊話近況時，老友鬼鬼的習慣動作，一手拍在他大腿拍了一下，他那紮實的腿肌手感如軟絮，加上他說話嚴重沙啞失聲。已近三月之久，他說那天早上往住所樓下做做早操，不到十分鐘已混身極乏無力須返家休息，加上月來無胃口，人一直消瘦，我便直言告他此現象必然是體內長有腫瘤，有可能是胃

或食道癌，必須立刻做詳細體檢，不能拖延，他說在香港檢查很昂貴，故建議他返大陸做掃描，費用便宜得多……但我心中已有不妙之感覺。

返家後，我告訴顧明珠，國基情況不大好，隨着幾天，培正活動頗多，我也把國基體況告訴各認識他的學友們，眾願他即使真有腫瘤之病，唯望良性！

在皓社驪別宴上，國基抽中獎項，但他有起身去領，由陳恒方代領，他在那天下午，由廣州乘直通車，返香港參加這皓社離校紀念最後一個節目，席間乘他

自然過去聊話一番，那晚他有兩段別有含意的說話：「好似天意狗運讓我返來參加這最後離別宴，我那班直通車無事準時，但跟着所有其後的班次便因路軌訊號有事而全部取消，萬一叫我轉巴士返來，我都唔掂了。」那晚我也無再直接問他體檢結果，只叫他萬一要打仗，便早作準備，他泰然地說：「亞和，天要有那樣事，都有計啦！唯有盡量去應付，一步步行，放心。」

他那天趕去參加一個朋友嫁女宴禮，旁人都勸其不要去，避免港穗長途舟車勞碌，令其病體更趨衰弱，但他心中有數，日子有限，見多一人，見多一次便堅持點都要去一次。當午又趕返來參加皓社的離別宴。

不用多言，事實很清楚，我返家後，想國基兄與其父彩源公兩人，一生對培正的感情之深，便決定執筆以文首的題目，寫一篇文章刊於最近的下期「培正同學通訊」上，把甄沾記與培正的紅藍感情，憶述書躍紙上，讓國基看到後心有激慰，作為我與他半世紀交往的最佳贈禮。

下期的「培正同學通

訊」暫訂暑期出版，距截稿時尚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我也因歲晚商俗務繁，因此文章間斷地寫，但心中有一陰影，怕文章趕不及在國基兄生前看得到。

農曆狗年尾，國基兄進瑪麗醫院接受第一次化療，在接受化療的第一晚，我往探他，他精神體力不太差，除半坐躺在病床上外，也下床推著吊瓶，離開病房往外邊走廊坐下，國基嫂剛離院返家，因此我倆有長時間地傾聊，我也不忌諱地告訴他，我正在實行撰寫上述描憶甄沾記文章的念頭，也告訴他我心中的陰影，他一如既往的慣常動作，伸手用力拍了兩下我的肩膀，不須說話，他心領了我這份情意。

半世紀老友，不須講表面安慰言語，我戲言說國基你較我幸福，因你行先，有我幫你寫悼念文章，走運的，便越來越有人寫了。那晚上，按眼前實況而大家直言無忌，我倆均慨嘆人生如駒隙，憤嘆惡疾來得早，人難抗天意，徒嘆奈何，唯望寄軀託於天！

在握別前，國基囑吩切勿把他病事告知他長兄，不要他憐憫，我了解地承諾他。

在歸途上，淚盈難忍，心中知道他那死亡的陰影，真的越來越近了。

## 憶國基

今丁亥大年初五清晨，國基兄走了，前一天早上，他進瑪麗醫院準備做第二次化療，他人已虛弱無力，錫寧應芬紹鑫澤松等級友從其家居，抬扶他上下車往醫院；醫院方面以其太孱弱，不敢展開化療程序，計劃先行留院數天吊針予以營養，待體力壯些才下第二口化療針，據同房其他病人口中得知，國基兄當晚咳嗽不停，痰塞難忍，喉講無聲，雙手頻頻搖動，數度欲自行下床不果，待翌晨基嫂到訪，互視面語，半途頭側閉目便永別世間。

故人西乘黃鶴去，在喪禮上，我代表培正方面述其生平，我屬感性暈淺之人，數度泣咽說不下去。

國基兄秉承紅藍傳統，在培正木人巷飽經停學留班等操練，故1968年畢業時，他是較同班級同學成熟很多，故當年暑假，乘總統輪往美升讀時，在廿多天航程中，他做了大哥哥，帶領這一群培正同學，在船上自然發揚紅藍精神，天天校旗歌令全船上下肅然，途經日本、檀香山，迄抵墨西哥，眾均賴他為瞻首，上岸暢遊等等往事，半世紀來仍在這班學友們口中，談完又講，難以忘懷。

七十年中期，國基兄在美國威州大學畢業返港，協助父業發展之餘，更出任我仁社級代表，1975-1977任同學會常務理事，為母校及校友們服務。國基兄對公家事服務熱心，均是退居幕後，默默做支援工作，任勞任怨。

其後往日本工作，返香港後，引入東洋糖果新包裝，銳意把祖業甄沾記發展，包括與新鴻基集團合作，把黃竹坑廠房拆建為廿多層高的工商大廈，把工廠生產線北移，設新廠於番禺，把堅道四層高舊居地舖與毗鄰合作，改建為廿層住宅……兄則掌舵出任龍頭，國基兄負責外勤事務，其弟掌廠務生產，姊及妹等均共同參與甄沾記業務發展，雪糕糖果等產品內銷華南地區，海外遍銷世界各地，農曆年底椰汁年糕超市一早賣到斷貨，那段七八十年代時期，是甄家最朝氣時光。

在半世紀前，參與香

港遠洋帆船(Yacht Sailing)運動者，95%是外籍人士，國基兄算是華籍先驅者之一，在他的鼓勵引領下，培正參與該運動的學友也有十多輩。

該運動每週末下午均在紅磡北角海面比賽，另有環島賽、港澳賽、華南沿海賽、通宵夜賽、南中國海大賽等，國基兄人不高，但體健有力馬步穩，因此在帆船上擔當船頭位，該位極為辛苦，獨自在前端揚帆、收帆、狂風中換帆、轉帆、托桿、來回走位眼明手快，膽色要夠，很少人能勝任此位置，國基兄屬表表者。

為了推動華人參與該運動，在七十年代中，聯繫在Royal HK Yacht Club中一部份同心同志的華籍會員，籌組航友會，以華人為主，每逢週日假期，組織十艘八艘帆船，一方面訓練華人青少年，另一方面藉假期活動共游來凝聚華人會員。每年會方選舉，華人會員票源力集中，漸漸形成力量，加上如國基兄等熱心會友憑票源之力廁身理事會，分任各小組工作，其熱心無私的作風，漸被外藉理事們等認同，共同推動會務。

廿多年來經過國基兄等默默耕耘，華籍會員從百多兩百增至近千，理事會中也佔三分之一的委員，得到華人的眾多日益參與，正好填補了後眾多外籍船友離港返國的空洞，使香港的遠洋帆船運動不致湮滅，得以延續，更而影響帶動中國在這個運動的發展。

在1983年，國基兄與筆者及其他六位華籍船友，組隊購「粉紅豹」卅呎長帆船，參加一年一度復活節，由香港至菲律賓，橫渡太平洋的南中國海大賽，我們這次為香港有史以來，首次以全華人班的組合，參加國際遠洋賽事；「粉紅豹」船雖短少，但設計輕巧，弱風時有利，曾奪分組獎項，故每週熱愛賽船的黎敦義(當時任民政司、後曾任布政司，替過兩三次署理港督職位)，賽前曾表示有意落「粉紅豹」船參加一份，國基兄對他解釋說：「我們要創造首次全船華人參賽的記錄，所以對唔住，不能侵你玩。」

那知黎敦義說：「我在佛山出世，識講廣東話，冇問題。」原來黎父是傳教士，民國初年已在華南地區傳教，以前在香港的殖民地官，都要學廣東話。最後，當然黎敦義另覓落他船。

昔時1983年賽例不准用GPS衛星導航，靠六分儀觀太陽及月亮角度，和記載羅盤方向及船速，分別以筆劃刻在海圖上，推算自己船經緯位置及航程，那年四月的復活節，開賽當晚午夜，天氣驟變，刮起有賽史以來，創記錄的時速幾達50海哩之勁風，那年有五艘大船斷桅，由護航英艦拖返香港。國基兄整夜在船首換帆轉帆，與各人謹守崗位。首三天兩夜無法弄食，全靠國基兄準備的鹹肉粽、雞蛋、朱古力充饑，輪更捱過我們從未遇過的惡境。

第二天船上通訊天線被吹斷，未能早晚兩次向護航的英美菲等國軍艦報告位置，加上我們避風順勢先往菲律賓北部，再沿岸南下馬尼拉，六天無訊息，當失蹤論，香港電台當作大新聞之一，每半小時播放一次，明報等報章頭版圖文登述，克拉克美國空軍基地，已準備在第七天早上六時開展搜索行動，嚇煞家人友輩，早日已飛往馬尼拉守候。

我們是在第七天凌晨抵馬尼拉遊艇會，所有人都激動地來擁抱我們，我們才知道那麼大事，消息傳返香港，電台報章播出我們安全抵步，家人友輩始釋憂心。

事後我們笑罵國基，如果他侵黎敦義落船玩，便好得多了，一失聯絡當日，高官失蹤，英美一定立刻派機艦搜尋，我們便不用捱驚抵苦地與風浪搏鬥了多天。

真的，那前三天的惡劣險境，我們多年來回想談及起來，仍有餘悸，只有我們曾遭遇過，才有所謂同舟共濟，生死與共之領悟。

有此共同經歷，數十年來與國基之間相互感情，是有特別不同，對他早逝，有特別傷感。自九十年代初起，國基獨自支撐祖業，四出商洽友儕張羅維持甄沾記運作，一段日子後，其長兄與國基爭產訴訟，新聞不絕，負面形象終導致銀行關注，甄沾記產品從此在超市影蹤杳然，成為現代香港人口中的所謂集體回憶一環，實令人唏噓。

他會自省地說甄沾記、李家李錦記、羅家維他奶、三家在黃竹坑道為鄰的老牌香港食品工業，均由下一代留學後返香港接手發展，以彼喻己，故常懷發憤復興家族事業之心，以免愧對父祖；惜兄弟歧迫，事與願違，抑壓於懷鬱恨至終。

名門家訟自然引來「狗仔隊」的渲染追訪，大家都可從報章新聞中，見到他始終挺起胸膛泰然面對的照片，毫無縮首狼避之態；他曾私下坦率表達問心無愧，所有張羅所得，全用於填補公司的「洞」，自己毫無私袋，遺憾是既救不了公司，又拖累友儕支持致蒙受損失之苦。

面對着來自公司業務的維持、銀行財務的周轉、友儕的交待、兄弟姊妹的裂迫，兄長官司興訟的煩纏等等壓力；國基兄在那段日子個人單打獨鬥，最後，銀行接收物業，個人破產收場。

自後他一改以往活躍的性格，最喜愛的帆船運動也放棄了，除參加教會義工外，大部份時間半隱家居，他成為我們一班好友的電郵中介點，大家得以維繫都拜他每天發出的「內容」所賜，他走後我們都覺茫有所失之感。

其個人而言，雖表面仍維持一貫和樂態度，但眉語言談中，從他後來的性格轉變中，從他病中對長兄態度的堅持，是感到其身心所遭的打擊是頗重的。首先心血管病引致輕微中風，其後日漸消瘦，後來得知肺癆絕病，他初期隱而不宣，並堅持不可通知其兄弟姊妹，硬骨頭堅持不向他們求助，在候入瑪麗醫院期間，由老友沙大夫為其處方中藥食療，其後須自費化療，由一些熱心學友們集資助其解決，惜捱不到第二口化療針，便成為我們第六位離世的社友。

眾老友遵重他的囑咐，他的兄弟姊妹，只在他死前兩天才知悉其病況，雖是晚了一點，但總算聚了一面，喪禮前後甄家兄弟姊妹們，給予國基兄之哭淚，把多年來的誰錯誰對，永遠洗掉了。

國基婚後二人世界，有兩兄一弟，幼兄單身長居美國，性格外型聲線與國基最相似，與國基情最篤；幼弟育一子，為甄彩源老學長四個兒子中唯一的單傳嗣孫，故國基兄的遺照，在假香港殯儀館舉行喪禮中，按中國俗例，由該男侄負責領柩出靈，並另日送往哥連臣角火葬。

出殯那天，在香港成立100年歷史的皇家香港遊艇會(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罕有地下半旗，代表一眾中外藉的會友，悼謝國基兄無我的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們船友們的一些下一代，也永遠記得在他們揚帆出海的成長中，國基兄給與他們真誠的愛顧。

喪禮後的那個星期日晚上，我們一群老友，約聚在中區麗嘉酒店，由雷奶鑊兄(非筆者)作東道主，在他經營的日本料理店肆裡，秉念國基兄樂天嘻哈的性格，大家離掉傷感，杯觴闕論，留空一個虛座給國基，共憶四十年來，一眾與國基兄南征北伐，東討西遊的歡樂歲月。那晚，也邀國基居美之幼兄參加，讓他分享其七弟的昔日儻流往事，酒過無數巡，我們這群年近六旬髮斑老友們，大家均有感體力不如壯昔日，不知誰會先去會國基，故相約每年，舉行春秋兩聚。

相信是數得出的餘下頂多廿多年歲月裡，留空的虛座會越來越多，國基兄那邊會越來越熱鬧的。

(雷禮和)

# 甄沾記與培正

(雷禮和)

培正源於穗市珠江里，蓬揚始自東山，培正路大門右邊，盡頭往左再向前，培道女子中學斜對面，現尚存一列幾近百年的四層高樓宇，最近培正的一幢單邊樓，其地下現為眼鏡舖，但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正是甄沾記遷往香港前的老舖。

國基兄先翁彩源老學長，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肄業於東山培正，民初以來，東山區為軍政界高層要人住地，居者既貴且富，東山培正為浸信會教友所辦，中西學數理師優師高，加以為寄宿學校，因此入讀學生除穗市富貴人家子弟外，其餘眾多均為旅美華僑之後人，美加華僑始於四邑賣豬仔作華工，深受盲識作奴飽受異族欺凌之苦，深知現代教育之重要，為免致後人失根忘本之慮，故在彼邦稍有成者，大多將下一代送入培正接受優質教育，宿讀東山。

因此，四邑鄉語便成為東山培正學生宿舍中的主流語言，不諳騎馬過海之四邑話的同學，便成為弱少民族，富貴人家之後或食僑匯的同學，均屬袋中有銀之輩，長年累月住校如坐

牢，苦悶加上頑皮，又想表現自我威感，故學生每晚越牆往外宵夜，便成為例行公事。

甄沾記地下舖其時乃以賣雲吞麵粵點為主，加上甄家原藉四邑開平，彩源學長又是東山培正同學，樓上甄家自居之地，又可提供藏匿躲避舍監追罰，故甄沾記成為醫肚之地外，又兼能作避難所，因此，甄沾記便成為東山培正學梓們日夜吹水之所在地，彩源老學長紅藍精神便孕育於此了。

彩源老學長深具義風，據ONY會仁社老學長陳光在生前，曾口述關於彩源老學長一事，今謹以野史形式透露：他畢業後來香港營商，其後並以主角身份，參與在香港島東區，發生的一宗轟動穗港澳及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大事，並在當場獲各方的擁護下，全身而退。

其後，彩源老學長長袖善舞，成為華商表表者，與馮秉芬等商賈共游結社，為大同金龍等中環酒家的砥流常客。

甄沾記置業堅道，彩源老學長家口十多眾居於上層，初並為貨倉，吾後輩往探時，曾見麻包原糖堆貯於家鋪各大

小空間；地下舖除售椰子糖及雪糕外，主要經營飲麵飯粵點，如東山時期般，除服務鄰近坊眾外，以附近學生為顧客主流。

由於甄沾記廚房設施齊存，故很多時成為培正同學聚會之所，猶其是在秋末冬初之際，更是紅藍友儕們嘆黃酒嚼大開蟹的好地方，因一個大蒸籠可蒸十多隻蟹，一蒸多籠，一人一只，食完又剛好第二輪蒸好，免加一無茶芥，又平又抵又方便；惜其後隨着甄沾記舊樓拆除改建高層住宅，在甄沾記開辦之風，便成為歷史了。

最為培正人難忘的，便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每年年初三培正同學會春茗大聚餞時，一人一包甄沾記椰子糖及蔗汁、椰汁年糕了；甄沾記椰子糖、及2036翔社吳能定老學長的「廣茂香」花生、及「李錦記」蠔油，同為每年的春節聯歡之禮品鐵三角。

隨着吳能定學長邁逝「廣茂香」不再，甄氏「源國基」兩學長西歸，「甄沾記」椰子糖與培正已告一段落了，雖然現今「李錦記」蠔油，每年仍繼續在席檯上與培正人共慶新春，但是四十年的一鐵三角禮品組合，已成歷史了。

# 悼念雁社 楊國祥學長



楊國祥學長不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病逝九龍聖德肋撒醫院，在世八十一載。七月五日安息禮拜，由旺角浸信會牧師主持，詩班頌歌。香港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泰國培正同學會、虹社洗永就學弟致送花牌。雁社致送祭帳。雁社同學出席安息禮拜後并送他最後一程（和合石火葬場，計有：招鍵文夫婦、梁澤銘夫婦、湯寧、林鉅光、陳兆莊、葉顯恩、蔡嗣鴻、蔡淑安、馮金葉、羅思穆、潘漢楫、黃官南夫婦、李保、李耀、戴鎮林、林道棠、趙文藻等。

國祥學長自雁社成立以來，舉凡人士變更，各種活動情況，均瞭然於掌，素有「雁社字典」之稱，如今真有後無來者之憾。

# 悼念李啟東 (55忠社)



LI, KAI T. 70, passed away at his home surrounded by his family, Saturday, July 8th. Funeral: Memorial Service: Saturday July 15th at 10:30 a.m. at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805 Oakwood Lane, Arlington. Visitation: 6:00 to 9:00 p.m. Friday, July 14th at Moore Funeral Home. Memorials: Donations may be made to the Love Fund : at the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in Dr. Li's name. Dr. Li was a loving husband,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ho worked as a Pediatrician in Arlington for 27 years and loved to travel. He was a dedicated member of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where he served as a Deacon. Dr. Li was preceded in death by his parents Lin Kwai and Shao Yeh Li. Survivors: wife of 37 years Lillian Li, son, Kevin, Li, daughters, Michelle Luong and husband Tommy and Miranda Sun and husband Dennis, grandchildren, Austin, Emily and Julia Luong and Natalie and Madelyn Sun, brothers, Gordon Li, and sister, Julie Dang.

# 台灣校友痛失文武二將

二〇〇七年二月有兩位校友先後去世，他們的追思會中敘述生平平均特別指出都是培正畢業生，實為紅藍之光，國家社會的棟樑。

(一)一九四四昭社同學何秉仁，二月十五日病逝於台北，享年八十五歲。追思禮拜在台北頌主堂舉行，台灣同學會送花圈致敬，同學代表曾耀民、李富治、朱祖明夫婦、藍之光、鍾榮凱均參加聚會。

追思會開始首由何學長的女婿葉乃明以粵、國語獻詩獨唱「耶穌愛我」歌聲感人。其長女麗珊報告生平更道出何學長平日親切謙和的素養，為眾人所懷念。

秉仁同學是廣東高要人，出身法官世家，其尊翁曾任廣東省地方審判廳庭長。何是在培正港校就讀，後考入廣東法政學院，畢業後到台曾任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推事、檢察官、庭長，最後任最高法院司法官退休，成績優異，平日熱心奉教會，擔任執事董事等職。又曾任高要同鄉會會長，台灣培正同學會副會長等，都受大家所稱譽。

(二)一九三七年藝群社李北洲同學二月十七日病逝於台北，享年九十一歲。李學長是廣東中山人，曾祖父是澳洲雪梨僑領，父親是墨西哥僑領。培正畢業後從軍報國，畢業於海軍官校及三軍大學及留美深造。在抗戰時期負責敵後佈雷攻擊敵偽，戰功卓著，後來亦參加大小戰役無數。北洲同學由擔任各型艦長升到訓練司令、士官學校校長，一直做到中將副總司令，退役後轉任花蓮港務局長，在職八年建設港灣，扶植出口，繁榮台灣東部，極有貢獻，三月廿一日公祭，由我培正四七年雁社同學李用彪亦曾任海軍中將副總司令及接任花蓮港務局長擔任覆國旗官之一，典禮隆重備極殊榮，另一位培正校友蔣豪達，也是資深海軍中將，亦到會致敬。

# 41警社周兆鑾同學五月病逝於台北，周同學空軍退役後任中華航空公司通訊室主任退休。

# 卓以和 (55忠) 膺最高榮譽

## 連獲美國「國家科學獎」及「國家技術獎」



卓以和為香港培正中學一九五五年級社學長，為美國科技權威。2007年第二次獲美國總統頒授美國最高榮譽的國家科技獎，是1993年自克林頓總統手上獲美國最高榮譽的國家科技獎。現為美國貝爾實驗室副總裁，是工程學院院士、美國人文及科學院院士、美國哲學學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卓以和的科研成果十分驚人，至今已發表的論文約600篇，取得專利發明約60項，除本身研讀外，亦發明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不能盡數。

美國國家技術獎得獎人卓以和其人其事

（中央社記者劉坤原華盛頓特稿）美國白宮日前公佈「二零零五年美國國家技術獎」得獎名單。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卓以和博士榮獲此項殊榮。卓以和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謙虛表示，這是美國分子束磊晶界的共同榮譽，他一個人沒有那麼大能耐，他覺得只是幸運代表大家領獎而已。

美國國會為鼓勵科技發明，提升美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於一九八零年立法成立「國家技術獎」評審委員會，每年由商務部向各界徵求推薦當年有傑出發明貢獻的個人、團體或公司，經嚴格的評審程序，選出年度「國家技術獎」得獎者，呈請總統於白宮頒獎。這是美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

「國家技術獎」評審的嚴謹，可以從美國商務部於今年六月十五日才公佈「二零零五年國家技術獎」得獎名單看出。卓以和說，他於二零零四年年底獲得推薦，經過長達兩年半的審查，最近才接獲得獎通知，請他於七月二十七日到白宮接受表揚。

「二零零五年國家技術獎」分別由兩位個人、一個團體和三家公司獲得。卓以和排名在得獎名單的首位。他的發明是分子束磊晶(MBE)技術。MBE技術能夠讓有序材料以原子層為單位進行生長。它可用於生產與當今電子時代緊密相關的高級設備，例如手機射頻開關、前端放大器及功率放大器等。

「二零零五年國家技術獎」另一位得獎個人是內布拉斯加大學土木工程教授希京。他的發明是一種吸收高速衝撞能量的技術，使美國高速公路車禍喪生和受傷人數大幅下降。

卓以和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說，他最感到欣慰的是，一九九三年在白宮接受柯林頓總統頒發「國家科學獎」，十四年後將再進入白宮接受「國家技術獎」。科技人能夠接受象徵美國科學界最高榮譽的「國家科學獎」和技術界最高榮譽的「國家技術獎」，可以說沒有遺憾了。

比較可惜的是，一九九三年獲頒「國家科學獎」時，當時他八十五歲的媽媽陪他進入白宮領獎，既興奮又驕傲。現在他媽媽已經九十九歲，住亞歷桑那州鳳凰城，體力和腦力都已退化，無法再陪他到白宮領獎。

卓以和透露，今年陪他進白宮的，除了他太太和兒女外，還有長他兩歲、年已七十二歲的姊姊卓以玉。

談起卓以玉，大家可能有點陌生，但她創作的歌曲「天天天藍」卻膾炙人口，人人都會哼上一段。卓以和說，他姊姊現在住在加州，仍常以作曲、畫畫、作詩自娛。

# 殷翠瑩 (90騰社) 耶魯創科研新天



殷翠瑩現時忙於籌備在耶魯大學的個人實驗室，期望一年後全面運作。

（星島日報報導 2007/7/12）

中文大學畢業生殷翠瑩，憑着不輕言放棄的態度，不但實現往外國升學的夢想，還獲美國頂級耶魯大學聘為助理教授，將帶領一組研究人員研究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的關係。她計劃未來加強與香港及內地大學的合作和交流，將自己所學所得回饋香港，並勉勵對研究有興趣的香港年輕人，加入科研行列。中學時代的殷翠瑩，已經鍾情物理及化學科，並獲母校培正中學安排往美國芝加哥參觀科研設施，自此她嚮往外國的學習環境，更立志投身研究。

「美國的研究中心面積，動輒有數個球場般大，而且經費亦較充裕，一般研究最少可以維持五年，對我來說，美國的研究條件十分吸引。」

家境一般的殷翠瑩，未有即時赴美海外讀書，選擇在香港讀大學，並以五優三良的會考佳績，以暫取生方式入讀中大化學系，並向學系的吳奇教授、歐陽植勳教授，主動要求參與研究工作，她指今次是破格的安排，「一般來說，大學本科學生不大可能參與研究，但他們給予我這個珍貴的機會，讓我更加確定對研究的興趣。」她坦言，提早接觸研究工作，為以後發展奠下牢固的基礎。她更從兩位恩師身上領悟研究竅門，「有人以為研究深不可測，其實不時要用生活知識去解決，研究大大小小的困難，例如做實驗時缺少一個小工具，你要即時想一想身邊有沒有其他物件可代替，而不將實驗擱在一旁。」

殷翠瑩最終以一級榮譽畢業，更獲獎學金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碩士及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研究，及在洛克菲勒大學任訪問學人及研究助理教授。殷翠瑩今年七月獲美國長春藤大學——耶魯大學聘用為化學系助理教授，並建立個人的科際實驗室。

本港投身研究的年輕人不多，能夠在國外頂級學府佔一教席的更少，殷翠瑩坦言，毅力是其成功的秘訣，「研究的路途孤獨及寂寞，因為有意義的研究，都是其他人沒有做過，沒有經驗可參考，亦難以與人分享，但過程中一定會碰到大大小小的問題，如果沒有毅力很難堅持下去。」她眼看出績優秀的香港年輕人因擔心出路，棄科研而投身金融、醫科等熱門行業，但其實香港近年積極推動科研行業，加上內地科研發展迅速，故出路並不狹窄。殷翠瑩期望年輕人敢於嘗試，成為科研發展的新血。



# 1955年級忠社 鍾景輝 榮獲2007世界 傑出華人獎



由世界華商投資基金會、美國美亞發展協會聯合主辦的「世界傑出華人獎」暨美國加州哈姆斯頓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典禮於二月十一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隆重舉行。十三俊傑獲獎美國加州哈姆斯頓大學頒授「榮譽博士」，1955年級忠社鍾景輝學長光榮獲獎及榮膺榮譽博士。

AA5 蘋果體育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 星期四 農曆丁亥年七月十八日

## 足籃兩棲 資料取勝

足球評述員丁偉傑一直堅持兩大「定律」：每天「做功課」逾6小時及每周打籃球兩次，風雨不改！足球是他的工作，籃球是他的興趣；傑仔實行將兩者合而為一，做一個足籃兩棲、評論風格無惹爭議的「資料王」講波佬。

記者：曾雁平 攝影：黃賢創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丁偉傑 (87德社) 小檔案

年齡：39歲  
現職：now TV體育評述員、廣州市電視台體育評述員  
電台：佛山電台  
講波年資：14年  
學歷：珠海新聞系  
簡歷：93年開始任體育記者；94年在有線體育頻道兼職資料搜集，後獲賞識兼任足球評述員；95年獲邀到新加坡ESPN亞洲總部擔任足球評述；03年回流香港，在亞視及廣州電視台任自由身評述員，今季加盟now TV。

# 丁偉傑

## 自製資料庫方便講波

自丁偉傑開始在電視台擔任足球評述員，不時會看到他將手提電腦放在桌上，他說：「我從來沒有在節目中上網，放電腦只是方便自己在自製檔案中尋找資料。」

### 已整理過千頁資料

傑仔甫出道講波便標榜資料的重要性，初時只用筆記，可是資料越來越多，94年在新加坡ESPN講波，拍檔張丕德建議利用電腦整理資料，自此電腦便成了丁偉傑講波標誌。

「現在資料庫已有過千頁資料，當中主要是足球，基本上曾經評述過的球隊也有資料。」傑仔說：「除了球隊及球員歷史，NBA及奧運也有。」

丁偉傑認為雖然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但不是每個球迷也有時間上網找資料：「我每日花6、7個小時在網上或報章找料，更新自己建立的資料庫是希望滿足部份沒有時間上網的球迷；如所搵到的資料對評述工作起到作用，或幫到球迷的話，會為自己帶來很大滿足感。」



## 紅藍雜文集 懷舊篇……

## 憶——大戰剛完時的培正校園及人物事

匡社 (54) 莫國樑

一九四六年香港培正分校重開，我在澳門培正南環小學讀完小學四年級上學期，轉到香港培正分校入小學四年級下學期。雖然六十年已經過去了，但當年校園景色，老師同學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在目前。

大戰剛完，很多戰爭痕跡仍新，香港港內，很多沉船仍半露出水面，大部份是被炸沉的。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校內大操場中的一尊只有一個輪子的大砲。當時年紀小，不大懂。現在回想起來，那可能是75mm的野戰砲或50mm的平射砲 (ANTI-TANK CANNON)。我記不起砲膛上的一塊金屬片上的是日文還是英文，在大操場上何文田那邊的山腰上，有幾個數尺深的洞，內有鋼盔，均已生鏽及有洞。

現在的培正道，那時是一個長山坑。這邊是大操場，對面是一個墳場，可能大戰剛完久沒打理，有些金骨盆及棺木露出地面。初中時，我們曾於放學後或中午時聯群結隊去行山。很多女同學也去，她們驚也不驚，所行過的橋最恐怖的，便是在這道小山坑，其板均為棺材板，橋頭更有一塊墓碑石，怕未？

兵見得多，戰爭片中什麼

兵都見過，真的兵也見得不少。戰後香港英國兵甚多，其他還有印度兵，美國水兵，在澳門見過葡國兵及黑人士兵，日本兵初進香港時見過，戰後見他們一隊隊作為戰俘被英國押往上海回日本也見得不少，但沒有見過真的中國兵（電影中見的不算）。所以當國軍的新一軍經香港上船去東北，是我們小學生第一次見到的中國兵。當時中國正開始打內戰，但小小年紀的我們，是不理也不不知何謂左何謂右，中國兵就是中國兵，看見中國的軍隊人強馬壯，個個兵都雄糾糾氣昂昂，鋼盔制服光鮮槍械精良，一隊隊的從九龍塘操去尖沙嘴，經過培正校門前的對面街上，正值我們放學，可想我們是何等興奮，歷史書上近代史受的高囊氣一掃而空。一比之下，英國部隊光彩頓然失色了。

在未改為上下午班制前，很多走讀生亦在校吃午飯，或自攜飲食，或家中派人送飯，多數在課室中吃，還有很多在校亭美蓮餐廳或大路上多店吃，中午時有些走讀生在飯堂外遙看寄宿生吃中午飯，因為娛樂性很高。在唱「一粥一飯」謝恩歌時，每個宿生的眼睛，都注視着桌上的那幾碟飯菜。看宿生

吃飯，使人了解深些何謂「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亦為他們將來出去社會，在真實世界之競爭搶食環境下，不會吃虧，一笑。一天，在早會時，李孟標主任為我們講霍元甲的故事，在我們那個年紀時，對武俠小說及電影都十分有興趣，何況霍元甲的故事是真人真事，大家都全神貫注的聽，比平時早會講的聖經故事，例如吹倒耶和哥 (SERICHO) 城之類的事更為動聽。原來是李主任為快將成立的國術班鋪路，吸引我們對國術的興趣，他成功了。

在全日班時，每星期有二堂體育堂，國術班早期佔其其中之一，後來又改為在放學後才上。老師劉師父惜已忘記其名（編按：劉續封師傅），可能有些同學會記得，他是霍元甲得意弟子劉振聲的阿叔，是屬於老侄嫩叔，其年紀是比其侄少，論起來，我們這群劉師父教過的培正學生，可以算是霍元甲的四傳弟子了。

不止使我們馬步要正確，還要能持久，在烈日下，有時保持一個姿勢不動五分鐘及以上，你便知道滋味了。我們是穿膠波鞋打國術的，於是「劉師父」的膠快溶咯！」的叫苦聲不絕於耳。劉師父無動於中。數年後，我在香港青年會學功夫，後在加拿大 MCC 大學一年級有參加柔道班，十分領略馬步穩重之好處，柔道並不教馬步，根本沒有教扎馬，但識馬步的，比較不容易失平衡被人搭倒。

多年後，看到「桂河橋之役」那部電影，片中英軍戰俘被日軍罰在烈日下站立時，不禁回憶起在小操場烈日下扎馬的情景。匡社同學吳廣茂及許護佳，當年是一同受這磨練，實在是對我們很有益處，很感謝劉師父，一個十分認真的好師父。何文田山道上斜轉彎處有一棵樹，樹身斜上，差不多所有小學生均爬過該樹。幾個朋友，各在樹身或枝上找到坐處，一邊享受涼風，一邊暢談，人生一大樂事也。該樹不知識過多少代培正。

培正重視德育，除早會及聖經堂外，實在國文課才是德育的主柱。中國文化思想及倫理，均包含於內。國文老師中名學者及大師級不少。但如古學者而在現在世界中的，只有羅覺先生及麥道芳先生，其形象與風度甚古雅。二位老師只喜穿長衫，行路的瀟灑風度，使人疑為古之賢者，因時空交錯而到了二十世紀，他們教國文及中國歷史，十分吻合，其教學，一生受用無窮。電影「臥虎藏龍」中的李慕白大俠穿長衫的風度十分帥，但比起羅麥二位老師還差得遠。

小學生最怕的地方，便是正門一入大堂左側的一間小室，這個小小的辦公室，有二大恐怖人物盤踞於裡面，便是何偉真女士及鮑二姑女士，二大監學。在小學生的心目中，他們是等於武俠小說中丐幫中的護法，或幫會中的刑堂堂主，怎能不怕，到我們長大了，不再是小學生了，才醒悟到她們在我們成長中的地位，她們雖然沒有上堂教我們，但德與群二育是她們主要職責，沒有愛心及不喜歡小朋友的人，是不會做小學監學的，除她們二位外，還有劉玉珍主任，但劉主任在小學生眼中，是可以接近的，不是好像監學那樣嚴厲的，其實她們都一樣，是喜歡小朋友及有愛心的教育工作者。

（轉載自安省培正同學通訊第十二期）